呂覽

孟夏紀
季夏紀
仲秋紀

仲夏紀
季秋紀

自四至八

二

服部文庫
イ17
354
2

呂氏春秋第四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孟夏紀第四

四月紀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婺女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為其帝炎帝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為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而羽故曰其蟲羽羽蟲鳳為之長徵火也位在南方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類

417
354
2

陽也故曰仲呂其數成功五火第二故曰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火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吳國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也肺金也祭禮之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用自其藏螻蟈鳴丘蚓出螻蟈蝦蟇也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蚯蚓蝦蟇從土中出王善生苦菜秀善或作瓜瓠瓢也是月乃生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者也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鄉堂左个東頭室乘朱輅駕赤騮騮順火德也騂馬黑尾曰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皆赤順火也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菽豆也觕大也器高大象以火性是月也以立夏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夏立夏多在是月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其日立夏盛德在火太史說在孟春以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天子乃齊說在孟春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

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南郊七里之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無不欣說咸賴其所賜乃命樂司習合禮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以移風易俗蕩人之邪存人之正性故命樂師使習合之命太尉贊傑儁遂賢良舉長大命良贊白也千人爲俊萬人爲傑遂達也有賢良長大之人皆當自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天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聰慧質直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而罪之此之謂也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直也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隳象陽長養物也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所以順陽氣是月也天子始絺絺細葛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此之謂也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勞勉勸敎使民不失其時命司徒循行縣鄙縣畿内之

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藏都國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爲天物也農乃收麥升獻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麥始熟故言嘗彘水畜夏所宜食也先寢廟孝之至是月也聚蓄百藥靡草死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薺亭歷之類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月陽氣盛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罪順殺氣也輕繫不及於刑者解出之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均平也桑多稅多桑少稅少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春醖也是月天子乃與羣臣飲酒作樂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行此之令也旬十日也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水生於金故苦雨殺穀不滋茂也四境之民畏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壞其城郭姦時逆行之徵也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繼長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啓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暴疾之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勸學一作觀師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忠不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

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願也不知義理生於不學生猶出也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學者師道通達其義而有材秀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是則聖人矣故曰吾未知其不爲聖人也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理治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重尊也德大行可順移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言道重人輕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曰不爭輕重尊卑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易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趨也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

魁大之士名德之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信從也言從則其道見講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反召也亦不宜化師之道也自卑者不聽言往教之師不見聽也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學亦不聽師言也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腐爛必臭懷而欲其香入水必濡而惡之皆不可得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一作本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一作承溺而碭之以石也碭沈也能沒殺人何拯之有

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救治也堇毒藥也能毒殺人何治之有）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行尊道貴德之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者不臣師是位尊也）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敢驕侮輕慢師道）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師道與天子遭時見尊不可必常也）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要求也）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爲師如是不見尊之道也故曰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曾點曾參父也詩云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此之謂也）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畏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爲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尊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悉姓諸名也）黃帝師大撓（大撓作甲子）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一作友）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

㧍偃也隨會范武子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子桑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鄞人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闇行妄發之謂狂故凡學非

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毀也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儈人也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虐爲鄉曲人所斥也學於子墨子墨翟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猾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禽滑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鬼神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營惑也疾諷誦疾力謹司聞司候觀驩愉問書意視師歡悅以問書意順耳

……義必稱師以論道（論明聽）
……力命之曰背說
……言學者聽從不國說義不稱其
……賢明）君子不與交
……也學也者知之
……莫大於敎義以仁
……身成身莫大於
……子弗使而孝矣
……平矣有大勢可
……孔子曰後世將

目不逆志（不自干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是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別道之義也）不苟辨必中法（不苟口辨爲非言中法制）得之無矜失之無慙（矜自伐無慙恥也）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貴尚也）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一作崇）節爲務（四時之節）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唐隄以壅水圃農圃也樹稼也）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耘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愼（一作順）駕御適衣服務輕煗臨飲食必蠲絜（絜字一作祭蠲讀曰圭也）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

[illegible]

時一作崇節爲務四時之節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唐隄以壅水圃農圃也樹稼也織葩屨結罝網梱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愼一作篤順御適衣服務輕煗臨飲食必蠲絜絜字一作祭蠲讀曰圭也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

……義必稱師以論道論明聽……力命之曰肯說言學者聽從不國說義不稱其……賢明君子不與交……也學也者知之……莫大於教以仁義之……身成身莫大於……子弗使而孝矣……平矣有大勢可……孔子曰後世將

退思慮求所謂 求所思慮是而行之 時辨
辨必中法 不苟口辨反是爲非言中法制 得
民無 必反其本 本謂本性也 生則
也 貴尚 死則敬祭敬祭之術
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
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
入川澤 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
也視輿馬愼 一作順 駕
以蠲絜 絜字一作祭蠲讀曰圭也 善調
也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

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 論明 聽
從必盡力以光明 聽從師所作 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
義不稱師命之曰叛 背戾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
師猶臣叛君 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 賢明 君子不與交
友 不與背叛之人爲交友 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
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 以仁義之
利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 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
學 成身遂爲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 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
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
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正者正天下也 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

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
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
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大學明堂也
誣徒一作詆役
四曰達達通也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
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塞斷也理
義之術勝矣術道也勝猶行也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
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此篇一名誣役凡篇中徒字皆作役徒與役謂弟子也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
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

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久長也
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
以王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王故得王湯武是也亡者亦樂其所以亡
樂其所以亡故得亡桀紂是也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
幾近也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嗜猶樂樂行理義亡者亦有
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理義則獲福嗜暴
慢則獲禍故曰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
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晏陰愉殘害也處常也言談日易以恣
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謂若桀紂罪人愎過自用不可證
移撓戾證諫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

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論其材行阿意諂之恐不見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倫匹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也幾近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弟子欲去則冀終其業且由豫也居則不安居近也苦其惡不安也歸則愧於父母兄弟愧慙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悲悼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造作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廢失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徒謂弟子也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情理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所施於人

者人樂也故曰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體行也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苦讀如盬會之盬苦不精至也功名也欲得爲名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欲人謂之學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譙一作護下同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譙詬猶禍惡也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達通也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中不正也不專不壹也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心好之故不能深就業不疾速也辯論則不審不能明是非教人則不精教效也效人別是非不能精核於師慍慍怒也不能別是非故怨於師懷於俗懷安也羈神於世

羈牽也神御也世時也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矜大其權勢好爲尤過之事湛沒於巧詐之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昏迷惑悖也）問事則前後相悖（悖亂）以章（一作軍）則有異心（心猶義也）以簡（一作文）則有相反（反易）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離別也）事至則不能受（受猶成也）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害也）

用衆（一作善學）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跖雞足踵喻學者之道衆多然後優也跖讀如摭之摭）雖不足猶若有跖（食雞跖衆而後足也若有博學多藝如食雞跖道乃深也）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亦有長短）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

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病困）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尚上也）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桀作瓦紂作胡粉令人業之尚可取之一隅）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不可爲者不可施也）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被褐在外文錦盛內故不可）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此之謂也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
主也欲以楚人戎言戎人楚言化移之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
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純
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
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帝嚳顓頊帝堯帝舜也凡君之所以立出
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
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有安定之君也故以衆勇
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有力
人能舉千金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離婁黃帝時明目人能見針末於百步之
外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功衆知之
中必有與聖人同曰無畏於堯舜也故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淮南
記曰萬人之衆無廢功千人之衆無絕良故人君以衆爲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
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爲患者衆也楚魏之
王辭言不說不以言辭爲說而境內已脩備矣兵士已脩用
矣得之衆也

呂氏春秋第四卷終

呂氏春秋第五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何三畏校

仲夏紀第五

五月紀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竹管陰中蕤賓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小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蜋於是生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齕疣兗州謂之拒斧也鶪始鳴反舌

無聲鵙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伯舌也能辯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承上微陰伯趙起於下後應陰故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南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養壯狡壯狡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蓋所謂旱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師樂官之長也鞀鞞所以節樂也故修之琴瑟管簫所以宣音也故均平之管一孔但邊簫今之歌竹簫也執干戚戈羽干楯戚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翿舞者執之以翟尾也春夏干戚秋冬籥羽調竽笙塤篪竽笙之大古皆以瓠爲之竽三十六簧笙十七簧塤以土爲之大如鴈子其上爲六孔篪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言調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此之謂也飭鐘磬柷敔鐘金磬石柷如漆桶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敔木虎春上有鉏鋙以杖擽之以正樂以和成故飭整之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名山大川泉原所出非一故言百能興雨者皆祈祀之雩旱祭也帝五帝也爲民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也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辟畿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世百君卿士功施於民者雩祭之求福助成穀實農乃登黍登進植黍熟先進之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春鷚也不言嘗雛而言嘗黍重穀也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含桃鸎桃鸎鳥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先致寢廟孝而且敬令民無刈藍以染爲藍青未成也無燒炭爲草木未成不欲夭物無暴布是月炎氣盛猛暴布則脆傷之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也民順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也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挺重囚益

其食挺緩也游牝別其群則縶騰駒班馬正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群不欲駒蹄踰越其胎育故縶之也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是月也長日至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故曰長至陰陽爭死生分是月陰氣始起於覆下盛陽蓋其上故曰爭也品物滋生薺麥亭歷棘刺之屬死故曰死生分分別也君子齋戒處必揜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揜深也聲五音色五色止節之無有進御也薄滋味無致和薄猶損也和齊和也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退止也事無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晏安陰微陰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蟬鼓翼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藥草木堇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蕣詩云顏如蕣華是也是月也無用火南方火王南方爲揚火氣可以居高明

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明顯也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爲榭皆所以順陽宣明之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水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雹霰道路陷壞不通利也暴害之兵橫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旺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螣動股之屬也時起爲害故五穀不時國飢也螣讀近殆兗州人爲蝗爲螣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有覈曰果無覈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曰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熟非其時氣故民疾疫

大樂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久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出生陰陽變化一上一

下合而成章章猶形也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渾讀如衮冕之衮沌讀近屯也離散合會是謂天常天之常道天地車輪輪轉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極窮咸皆當合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行度也起牽牛至周于牽牛故日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冬寒夏暑冬至短夏至長春柔而秋剛萬物所出造一作於太一化於陰陽造始也太一道也陰陽化成萬物者也萌芽始震凝𡨄以形震動也謂動足以成形也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同和生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節止嗜慾不

辟辟開樂乃可務務成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正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不和於雅故不樂也溺者非不笑也傳曰溺人必笑雖笑不懽罪人非不歌也當死者雖歌不樂狂者非不武也狂悖之人雖武不足畏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欲貪也人情欲故弗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憎辟遠也故曰弗得不辟人情有所憎惡辟遠之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受之於天人不得興

焉不得爲焉天之爲也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爲故不可變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循識出循生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和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言道無形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幾近也有人能是近於知道也道也者至精也精微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乙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聽聽從先聖擇兩法一擇棄也法用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爲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災害終其壽全其天天身能以一治其國者

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適和也時不差忒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用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咎殃也咎一作苦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

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也以此爲樂則不
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鬱怨國愈亂主愈卑則
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
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
鉅大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
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
故曰務相過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鍾律名齊之衰也作爲大
呂大呂陰律十二月也楚之衰也作爲巫音女曰巫侈則侈矣自
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
曰不樂也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傷痛其王之與

樂也若冰之於炎目反以自兵兵災也此生乎不知樂
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
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
此六者非適也適中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
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久生也者其身固靜或
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遂制乎嗜欲爲嗜欲所制制
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身且夫嗜欲無窮則必
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疆者劫弱衆
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適音

四曰耳之情欲聲欲聞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樂聲音雖在前耳不聽之目之情欲色欲視五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心不欲視之也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韜藉也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不嗅味也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味也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嫌聽聲自嫌之嫌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不詹則窕窕不滿窕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虛極病也不聞和聲之故也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鑒察也太清無和耳不能察則竭病之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越散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不特不專一也故感怒也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不鉅不小不清不濁得四者之中乃爲適此四者皆言其大故曰非適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

之衷也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本始於黃鐘十一月律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民聞其樂安之日喜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險猶危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風猶化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貫其樂和故曰有進音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饗饗上帝於明堂也玄尊酒水也俎生魚皆上質貴本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大羹肉湆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乎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將也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適也

古樂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曩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正雅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亡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核曰果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士達朱襄氏之臣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蹀足闋終

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一作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一作湯道壅塞不行其次民氣鬱閼而滯著閼讀曰遏止之遏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宣通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黃帝臣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山北曰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斷兩節間爲律管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六律六呂各有管故

曰十二筒舍成含矣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合和諧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一作猨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之爲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之合風化也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倡始鱓也奐

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鼓擊）其音英（英和盛貌）帝嚳命咸黑
作爲聲（一作唐）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
吹苓管壎篪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
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
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一作韶）爲樂質乃效山
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爲夔）乃以麋䩘置缶而鼓之（鼓擊）乃
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
拌五弦之瑟（拌分）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
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
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

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勤憂）通
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
漻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
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九成九變昭明）殷湯即位夏爲無道
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
六州以討（一作誅）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
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
六列皆樂名善美）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
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獯鬻之難邑于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號也淫
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立殷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尚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呂氏春秋第五卷終

呂氏春秋第六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季夏紀第六

六月紀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奎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林衆鍾聚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竹管之陰應林鍾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綦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鷹乃學習

腐草化爲螢蚈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爲將摶鷙也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曰螢火也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右个西頭室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漁師掌魚官也漁讀若相語之語蛟鼉黿皆魚屬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鼛鼛黿龜可爲羮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家黿羮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也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龜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也故曰升也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用也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

秩常也常所當芻故聚之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咸皆也出其力以聚芻而用之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爲民祈福祈求也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一作遷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婦人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赤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法章不有差忒故黑蒼黃赤之色皆美善勿敢僞作勿無詐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廟祀祖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熊虎爲旗章服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卑故曰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視山川禁民不得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

於氣土工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舉動兵衆息封彊也大事征伐也於時不時故曰揺蕩於氣
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無發干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
耨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昔炎
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巡行堰畷修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
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夏至
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溼重又有時雨燒薙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美土彊彊界
畔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
日爲旬二日者陰晦朔月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季夏
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

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氣也民遷徙移家春陽布散也行秋令則丘
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丘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潦象金氣也故殺禾
稼使不成熟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
鷙四鄙入保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
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中央土其日戊己戊己土日土王中央也其帝黃
帝其神后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託祀爲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
子句龍能平九土死託祀爲后土之神其蟲倮其音宮陽發散越而屬倮蟲倮虫麒麟
爲之長宮土也立在中央爲之音主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黃鐘陽律也竹管音
中黃鐘之宮也其數五五行之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土臭香其祀
中霤祭先心土王中央故祀中霤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

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太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太室〕乘大輅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土色黃故尚黃色〕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其氣圜以揜〔揜象土含養萬物一作揜以閎〕

音律

二曰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六月律〕林鐘生太蔟〔太蔟正月律〕太蔟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太呂太

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冬至日極短故曰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夏至日極長故曰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將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大呂十二月終幾近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役〕太蔟

之月陽氣始生太蔟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草木繁動
動生也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鐘之月寬裕和平
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行仁德去刑戮也無或作事以害群生事兵戎事
也故曰以害群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
降故修利溝瀆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喜之氣至仲呂之月
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衆謂軍旅工役也順陽長養無役大衆妨廢農工
故戒之曰無也必循行農事勸率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徑役
聚則心攜離逆上命也故戒之曰毋也蕤賓之月陽氣在土安壯養侠
蕤賓五月壯盛侠少也皆安養之助陽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朝政不寧故草
木變動隕落早枯槁也林鍾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鍾六月刑殺

也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秋則行刑戮故曰陰氣將始殺也無發大事以將陽氣
發起將猶養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敕飭
正刑法所以行法也簡選武士厲利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也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什之什趣農
收聚仲秋大雨故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為務務猶事也無射之月
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當斷故勿赦無留獄訟以亟
以故亟疾故事應鍾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應鍾十月陽伏在下
陰閉於上故不通修別一作辨喪紀審民所終審慎終卒修別喪服親疏輕重
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

音初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孔甲禹後十四世皐之父發之祖桀之宗田獵也天大風晦盲盲瞑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產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之其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爲守門之官何謂之子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爲東陽之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也禹未之禮而巡狩南行也省南方之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廻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

南音南方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爲樂歌周昭王親將征荊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荊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右兵車之右也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抎墜音曰顛隕之隕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沒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沒於漢辛餘靡馬得振王北濟哉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振王之力故賞之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一作阿猶思故處處居也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音周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取西音以爲秦

國之樂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成猶重）飲食必以鼓（鼓樂）帝令燕往視之（一作劾）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娀氏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北國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動）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內心）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一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鼈不大（褻卑）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淫邪）鄭衛之聲桑閒之音（說見孟春紀）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出生也）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也）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為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鄉仰方道）

制樂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書叙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于朝太戊太甲之孫太）

康之子也號爲中宗滿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暴咸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者明畏不韋之勢耳故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其吏請卜其故（灼龜曰卜）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爲善則福應之故禍無從至也）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鎭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止滅）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極猶終）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曰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

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徵於他人是重吾罪故曰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敕飭正其辭令也）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玄纁也材陪百人曰豪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一作賓）群臣無幾何疾乃止（止除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剪除也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欒熒惑五星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占宿度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吉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故曰將誰爲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穀不熟爲饑也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傳曰衆非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爲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固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二十一歲誘無聞也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明理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極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非賢主也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未嘗得爲賢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此之爲大悲哀之人是正坐於夕

室也（夕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徙正其坐也悲人所爲如坐夕室自以爲正乃不正之謂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及至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適時也）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而霜雪故曰不時）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不當暑而暑）陰陽失次（一作易次）四時易節（謂不得其所節一作位）人民淫爍不固（淫邪銷爍不一也不固不執正道）禽獸胎消不殖（銷爍不成不得長殖也）草木庳小不滋（滋長）五穀　敗不成（成熟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言不可以爲樂故曰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君臣不臣故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逆也）夫[illegible]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冒嫉危疑相嫉則疑故失人道之紀[illegible]）若禽獸長邪苟利（一作苟且）不知義理（亂政之禽獸[illegible]理[illegible]）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雲[illegible]形狀如[illegible]物之形也）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衡[illegible]之氣）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雲氣之象旍旗者）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五行傳爲馬妖也）有其狀若衆植華（一作雚）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旍（旍旗）其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鬬食兩日共鬬而相食倍僪暈珥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僪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珥暈讀爲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有不光有

不及反一作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盲冥也有霄見霄夜見明
其日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相掩名爲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
月並出有二月並見並猶俱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
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
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干楯也有賊
星有鬭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屬猶至
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木也春則黃
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
陴陴脚也音楊子愛骭一毛之骭有兔生雉雉亦生鴳鴳一名冠爵鴳於五行傳羽
虫之孽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食心爲螟音聲飛匈匈驚動衆人集其國都也

國有游虵西東於五行傳爲虵妖也西東示民流遷國不安寧也馬牛乃言
言語皆妖也犬彘乃連連合皆妖也有狼入於國國都也河圖曰野鳥入主
人亡也有人自天降降下人妖也市有舞鴟國有行飛一作彝
馬有生角於五行傳爲馬禍雄雞五足羽虫之孽有豕一作豸生而
彌彌蹄不甲也於五行傳爲墨青黑之祥也雞卵多假有社遷處遷移有豕
生狗於五行傳爲豕禍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
降禍凶災必亟亟亂惑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疾自革更共衛厥罰故上帝降之禍凶
災必至其一作有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
循大也穀不熟曰饑無復有期日也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
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尚不能勝書者妖多也故子華子

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節度也頡猶大頡迎也百疾變詐也旣無節度大迎爲變詐之疾也）民多疾癘道多褓繈盲禿傴尪萬怪皆生（褓小兒被也繈褸拾上繩也言民襁負其子走道跛而散去盲無見禿無髮傴僂俯者也尪短仰者也怪物妄生非一類故言萬怪者也）故亂世之主烏（一作焉）聞至樂（烏安也）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愁以悲不聞不聞至德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吕氏春秋第六卷終

吕氏春秋第七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孟秋紀第七

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孟秋夏之七月夏至後日尚長至四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斗中旦畢中則立秋（斗比方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配金爲西方金德之帝）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裸者衣毛蟲之屬而虎爲之長商金也其位在西方）律中

夷則（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夷則）

（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辛金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先進肝又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下）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故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戎路白路也白馬黑鬣曰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順金也）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犬金畜也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故在是月謁告也）曰某日立秋盛德

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齋自禋絜）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之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不齊故賞軍將與武人於朝與衆共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儁（材過萬人曰桀千人曰儁）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行也遠方天下也）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禁令）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囹圄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所以禁止人之姦邪）慎罪邪務搏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理獄官也使視傷創毀折者可斷之故曰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決之者必得其正乎不直者戮而刑之）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素氣）

（始行不可以驕羸犯令必誅故曰不可以羸）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曰四時祭祀不忘親也）命百官始收斂（收斂孟秋始內）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于畢俾雨滂沱故預完隄防備水潦）修宮室坿墻垣補城郭（坿讀如符坿猶培也）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之邑也大官謂上公九命之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行使命也方金氣之收藏皆所不宜行也）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龜屬冬玄武故介甲之蟲敗其穀也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爲害）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後還五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燠之令而穀更生故害而不成實也）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

蕩兵（一作用兵）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止）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上古上一作久）與始有民俱（俱皆）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革更）而工者不能移（移易）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爲火災黃帝滅之也）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爲帝而亡故曰火作難也）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一作與）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皥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善用兵爲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末有蚩尤之時民固剥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率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立置也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爲長故曰出於爭爭鬭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昬明之術也故曰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一作忿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笞之威則子好爭上下過立著見也小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夌奪掠之罪

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罰可畏故相暴大兼小也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悖惑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湯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且兵之所

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巳矣（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攡畧微要妙覩未萌之萌也）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一作挂刺）兵也連（一作速）反兵也後鬬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悖者不聽從也）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歸）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三代之末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違黔首懷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捨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為之義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行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將生也）且辱者也而榮（榮光明也）且苦者

也而逸民見弔恤安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
又況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
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
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有
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
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
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
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
利害在一本下有此字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
欲隋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

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
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
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
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
也故曰安之反危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
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
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
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
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
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

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罰也〔惡猶畏〕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蘄讀曰祈或作勸〕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爲大也〕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深重也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言也〕其次以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一作徒〕多群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乾燥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爲魂陰精爲魄〕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悅〕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說救守之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畢單皆盡不行不見從〕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之以兵威之〕反之於兵則必鬭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爲天下之害者得滋長〕而止天下之利〔晉獻公曰物不兩施害長故利止者也〕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伐麗戎〕

瑤

史蘇曰勝而不吉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
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猶遠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
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
伐者不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故不可非也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攻不可伐
故不可取惟義所作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守故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於義
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以有道攻
伐無道故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疆以無道攻有
道雖救之可也困設守亦可也極兵不義攻伐不可若以桀紂之兵攻伐湯武冐當
可乎救守不可桀紂堅守而往救之亦不可也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
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差

吳王闔閭之子智伯智宣子之子襄子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
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平國者也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僭稱
王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
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
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
也夫差智伯爲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爲越王句踐所滅智伯爲襄子所殺於晉陽之下也晉厲
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欒書中行偃殺之於匠麗氏也陳
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所生也靈公通於夏姬與孔寧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故
曰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

此也（温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辟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二百里西敗魏軍於温與齊楚魏爲敵國以韋囊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爲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楚魏伐宋遂殺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温）此七君者大而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萬人一數之言多不可勝數）壯佼老幼胎贕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塡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多）爲京丘若山陵（戰鬬殺人合土築之以爲京觀故謂之京丘若山陵高大也）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痛也）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恣放也）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用不得誅滅是乃幸也）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疑怪其何以益幸也）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疾猶爭也）

懷寵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理義）必當義然後議（議言）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爲士民士民之說爲士者也）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息滅）暴

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壤）則民知所庇矣（庇依蔭也）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顯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敵以暴虐用其民故以信義奪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順承）

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求索無厭（其度厭之）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順天（一作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家戮不救（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救貳也）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閭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十二家也此上鄉邑皆不從周禮）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爲縣四縣爲都然則國都萬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

君也舉其秀士一本作秀儁而封侯之秀士儁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授以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贍矜恤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年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猶理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以爲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也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也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一人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國之民睎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孟子曰有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爲後予此之謂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接交若被其化也

呂氏春秋第七卷終

呂氏春秋第八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何三畏校

仲秋紀第八

八月紀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牽牛中旦觜巂中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巂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說在孟秋律中南呂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孟秋候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漢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玄鳥燕也春分

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
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
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説在孟秋是
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
賦行飲食麋粥之惸令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
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
共老人之杖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
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
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五岳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
凡兵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
服者素幘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命有司申

嚴百刑斬殺必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皆重其事故曰必當無
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凌弱爲枉違彊爲撓反還殃咎是月也
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爲充人掌養祭祀之
犧牲繫于牢芻之三月也祝太祝以騂牷事神祈福
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
薄厚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瞻肥瘠察物色物毛也必比類量小大視
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
佐疾以通秋氣儺逐疫除不祥也語曰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禦止也佐疾謂療也儺以
止之也以通達秋氣使不壅閉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是
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竇窌修
囷倉穿水通竇不欲地泥濕也穿窌所以盛穀也修治囷倉仲秋大內穀當入也圓曰囷方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爲場人場協入也蓄菜乾苴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御冬也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罪罰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近其所蟄之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陰氣涸竭日夜分則一度量一同也度丈丈量釜鍾也平權衡正鈞石齊升角權稱衡也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升角皆量器也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商也貨賄財賂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故曰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則財征故遠鄉皆至具具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非一故百事遂成也

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數天道必順其時其時天時乃因其類因順其事類不干逆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故白露降三旬成萬物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天陽亢燥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育故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懼恐也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爲恒燠之徵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曰先也

論威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

也上長下幼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過
猶取也勝有所勝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
惡死欲貪也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
士可使一心矣一於紀凡軍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擊寡雖拙者猶以
克勝故欲其衆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
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
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重也重乎天下貴乎天
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養也不可搖
蕩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者勝
敵不足以爲武故言胡足勝矣小之也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

者其敵詘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賞不僣刑不濫也故能使其敵弱而屈服也先勝
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
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鬬有負敗勇者凌傲有死亡故皆謂之凶德
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也舉凶器必殺殺所
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法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行凶德必威
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畏敵人使之畏懼已也敵懾民生此
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而
威已諭矣諭猶行敵已服矣服降豈必用枹鼓干戈哉皷以
進上干楯也戈戟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
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窅音窈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也凡

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兎起鳧舉死殙之地矣（起走舉飛也兎走鳧趍喻急疾也殙音悶謂絕氣之悶）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壞也）幷氣專精心無有慮（無有由豫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爲氏讓欲報讐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其義）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敢

敵者）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欲已得欲殺也）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咸皆魄飛蕩若狂人）形性相離（離違也）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拌析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勇人爲闔廬刺吳王僚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成闔廬爲王故曰吳王一成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必死九後簡選篇復有必死字可并書

簡選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厚祿大將也教卒習戰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拳勇有力之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行陣五列也整齊周旋進退也）鋤耰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耰稚梃杖也長銚長矛也銚讀曰葦苕之苕）此不通乎兵者之論（通達也）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擇別）爲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怯卒）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年齊人皆勇捷有力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能將上將）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湯殷王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殷湯遂有夏之天下）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爲殘賊湯爲仁惠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之帝也）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要成也甲子之頁日獲紂於牧野）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

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謂殺紂也)親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武王爲天所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首始也)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也)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也)西至鄷鄗(鄷鄗在長安西南)北至令支(令支在遼西)中山亡邢狄人滅衛(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盧奴西中山代邢而亡之邢國今在趙襄國也狄殺衛懿公於滎澤故曰滅也)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五技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也)銳卒千人先以接敵(在車曰士步曰卒)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反覆覆鄭城埤而取之使衛耕者皆東畝以逐晉亡也)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衡雍踐土今之河陽)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趾足也陣列也)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郢楚都)東征至于庳盧(國名也)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中國諸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精猶銳利)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教習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專獨也)此勝之一策也(策謀術)

決勝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無助)敵孤獨則上下虛(一作乘)民解落(解散)孤獨則父兄怨賢

者誹亂內作誹謗也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
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也勇則能決斷能
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賁
墜若鷙鳥之擊也謂如鷹隼感秋霜之節奮擊也搏攫則殪殪死也中
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
可不知當知之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
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
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與
商湯也周武也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過絕也以益民氣

與奪民氣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軍雖大卒雖多無
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故曰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鬬衆不若
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爲賈溺則死故害大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鬬雖廝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
會戰勢使之然也廝役輿衆白衣之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
以羈誘之也羈牽誘導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
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
可窮矣窮極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能勝不能
所以勝故曰不可勝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

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摶隱則勝闡矣（闡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摶則勝離矣諸搏攫柢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孤之搏雉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禽之軍賊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愛士（一作慎窮）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兩馬在邊為驂詩曰兩驂如舞是也）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甲鎧也脂之六札）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鬬於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

則正以行其德爲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爲賤人作君寬饒之以盡其力故繆公戰以勝晉人主其胡胡何也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爲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即就也謂就胥渠而刑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不得利而進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故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已負故爲死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呂氏春秋第八卷終